

Understanding

Norman Mailer



理解

谷红丽 著

诺曼·梅勒



西北大学出版社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 责任编辑 / 李宝宁
□ 整体设计 / 王 祚

Understanding
Norman Mailer
理解诺曼·梅勒

ISBN 978-7-5604-2602-0



9 787560 426020 >

定价：28.00元

海南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资助项目
海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A decorative floral pattern in a light gray color, featuring stylized leaves and circular motif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book cover.

理解 *Understanding Norman Mailer*
诺曼·梅勒

谷红丽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序

杨仁敬

谷红丽教授的新著《理解诺曼·梅勒》终于付梓了。这是她评论美国小说家诺曼·梅勒的第二部专著，距离第一部专著《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视角下诺曼·梅勒的作品研究》的出版仅五年，真是不简单。我谨向她表示热烈的祝贺。

《理解诺曼·梅勒》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评介了梅勒的生平和创作，他年轻时热爱文学，在校园里崭露头角，后来上大学，去当兵，投入二次大战的战火中，战后回国从事写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裸者和死者》一举成名，后又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写了许多著名的散文和非虚构小说以及长篇小说，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等荣誉。2007年11月10日去世，终年84岁。

第二部分解读了诺曼·梅勒的一系列作品，探讨了他与美国文学传统的关系、他小说创作的主题、小说文本的狂欢世界、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小说主人公遭遇权力的悲歌和赞歌、存在主义倾向、嬉皮士的影响以及埃及古国的死亡、性和重生等等，比较系统地揭示了诺曼·梅勒不平凡的一生及其复杂多变的创作历程。

与第一部专著相比，新著在内容上有明显的扩充，表述的视角更多样化，例证也更丰富了。如果说第一部专著着重运用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来评释梅勒小说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那么这部新著则增加了福科权力话语和狂欢理论的应用，给读者展现了梅勒更广阔更丰富的艺术世界。这充分地显示了谷红丽教授在梅勒研究中的新跨越。因此，新著与第一部专著一样，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诺曼·梅勒何许人也？为什么值得我们去理解他？这些问题是不难回

答的。其实,我国读者对梅勒并不陌生。他的名作《裸者和死者》、《夜间行军》和《我们为什么待在越南?》早已译成中文,受到我国读者的好评。2005年,梅勒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终身成就奖加深了他在我国学术界的影响。大家认识到诺曼·梅勒是美国当代一位杰出的抗议小说家,在美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我们去理解。

诺曼·梅勒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写了40多部作品。他亲身参加过许多重大的社会活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63年前总统肯尼迪被刺杀,从50年代垮掉一代到60年代反对侵略越南战争活动,从欢呼登月飞行的成功到质疑女权主义,他见证了美国不同时期的许多社会冲突和斗争。他思想反复多变,50年代参加垮掉的一代,体验过吸毒和酗酒,后受过马克思主义影响,参加过1967年反对越南战争的群众示威大游行,曾被捕入狱并遭罚款,后又有存在主义倾向。他的小说揭示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反映了民众的悲欢离合、愤怒和失望。他的创作则从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形成了独特而多样化的风格。60年代,他的作品具有“新新闻主义”特色,70年代吸收了许多科技的元素,80年代以来则走向事实与虚构的结合。他的长篇小说《哈洛特的灵魂》和《奥斯瓦尔德的故事:一个美国人的奥秘》显示他纯熟而独特的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受到评论界的赞扬。

因此,理解梅勒,理解他的作品,包括他的小说和非虚构小说,对于了解和认识美国的过去与现在,尤其是20世纪二次大战后的社会变迁是很有意义的。谷红丽教授这部新著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和参照。

美国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智慧并不产生于学历,而是来自对知识的终生不懈的追求。谷红丽教授曾在厦门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我的指导下潜心研究美国文学。她勤奋好学,认真钻研,成绩优异,品学兼优。2003年11月,她的博士论文曾获校内外同行专家一致通过,评价很高。毕业后,她将博士论文进一步修改,2004年以《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视角下诺曼·梅勒的作品研究》(英文版)为题正式出版,受到国内外语届的好评。

但是,谷红丽教授并不就此止步,沾沾自喜,满足于现状。2007年8月,她作为一位高级访问学者,走进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经过一年的刻苦努力,写就了这部新著《理解诺曼·梅勒》。这是她与时俱进,不断探索的新成果。我和我的师兄师姐,感到十分高兴和自豪。

学无止境,任重道远。谷红丽教授在诺曼·梅勒研究方面的成功,正是她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学习和钻研的结果。作为她的导师,我衷心地希望她将第二部专著作为新征程的起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努力开拓创新,不断总结经验,博采众长,在梅勒研究上有新突破。我将以愉快的心情期盼她在不久的将来第三部、第四部专著的问世,为推动我国美国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促进对外学术交流贡献一份力量。是为序。

2009年3月9日

于厦门瑞景新村

目 录

绪论 / 1

上篇 生平传略

第一章 天才少年 / 15

第二章 校园作家 / 20

第三章 破茧时分 / 33

第四章 一举成名 / 38

第五章 浴火重生 / 44

第六章 光辉岁月 / 54

第七章 英雄暮年 / 64

下篇 作品研究

第一章 诺曼·梅勒与美国文学传统 / 71

第二章 极权主义与嬉皮士:诺曼·梅勒小说创作的主题 / 79

第三章 文本的狂欢世界:诺曼·梅勒作品中的互文性策略解读 / 89

第四章 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诺曼·梅勒小说中历史的文本性 / 97

第五章 历史的虚构策略:诺曼·梅勒的非虚构小说研究 / 106

第六章 权力与存在主义英雄:诺曼·梅勒作品中英雄遭遇权力的悲歌 / 116

第七章 权力与存在主义英雄:诺曼·梅勒作品中英雄遭遇权力的赞歌 / 130

第八章 《我们为什么在越南》:一曲嬉皮士的悲歌 / 139

第九章 《古国之夜》:死亡、性与重生 / 149

第十章 《妓女的鬼魂》:妓女、中情局与身份 / 161

第十一章 《奥斯瓦尔德的故事》:传记体叙事与嬉皮士 / 174

附录 诺曼·梅勒生平大事记 / 185

参考书目 / 188

后记 / 204



▶ 绪 论

当代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于美国纽约时间2007年11月10日凌晨在曼哈顿的一家医院辞世,享年84岁。

一时间,对诺曼·梅勒的纪念和评论文章在美国的各类媒体上不断涌现。美国CNN电视台称他为50多年来一直活跃在美国文坛的“杰出作家”、“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中最著名的作家”。《纽约时报》认为诺曼·梅勒是“他那一代作家中对美国文学影响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同时也是一位“好斗的、具有争议的”小说家。时代网认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最重要的发言人”。人物网把他评价为“美国历史最前沿的记录者”。他的朋友汤姆·伍尔夫认为,“他是整个文学界巨大的能量来源,是马达、发电机”。他的对手戈尔·维达尔说:“在我所有的同代人中,我最喜欢的还是诺曼·梅勒。我喜欢他的魄力、他的艺术。虽然他有许多缺点,但是这些缺点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他应得的成就。”理查德·拉卡罗在他的纪念文章《诺曼·梅勒为什么那么重要》中说:“当他星期六辞世时,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消失了。即使在他最让人恼怒,最喜欢与人唱反调的时候……他发出的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文化之声。现在没有人敢说自已有着和梅勒一样的魄力和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没有人敢说自已有着资格取代梅勒的位子。”

大家为什么对这样一个“有争议”、“有许多缺点”的作家如此关注?对其评价又如此之高呢?

诺曼·梅勒其人

诺曼·梅勒1923年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朗·布兰奇的一个中产阶级家

庭,成长于纽约的布鲁克林,晚年生活于马萨诸塞州的普罗文斯港。他16岁进入哈佛大学航空机械系,却立志做一个“在我们时代的意识中掀起一场革命”的小说家。他结过六次婚,其中一个妻子出身名门望族,一个妻子是电影演员。有9个子女,10个孙子和外孙。

诺曼·梅勒共创作了10部小说、20多部非虚构小说,导演(并参与表演)了几部电影。获得过两次普利策文学奖、一次国家图书奖。曾任国际笔会美国分会主席、美国“全国文学艺术院”院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院士。2005年被授予美国国家图书奖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诺曼·梅勒是美国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者,也是美国政治文化事件的重要记录人。他曾经是纽约布鲁克林的天才好少年,后来成为活跃于哈佛大学的知名校园作家。大学毕业后,他应征入伍,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战争经历使他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的写作。这部小说1948年出版后立刻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好评如潮。有些批评家认为它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战争小说之一,其生动的战争场面可以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相媲美。诺曼·梅勒一夜成名,时年25岁。“25岁那年,我从一个邻家男孩……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美国作家。”突如其来的荣誉和掌声使他无所适从——“我知道成名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其非真实性”,也使他压力倍增。整个20世纪50年代,梅勒都处于如何再创辉煌的焦虑之中。他于1951年出版的《巴巴里海岸》和1955年出版的《鹿苑》遭到了批评界的无情批评。他们认为梅勒的这两部作品根本无法与《裸者与死者》相提并论。梅勒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痛苦之中。他开始吸毒、迷恋斗牛、拳击。他开始变得郁闷、颓废、充满暴力倾向。然而,1957年发表的《白皮肤的黑人》和1959年出版的《为我自己做广告》帮助他走出了失败的阴影。20世纪50年代末,他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和创作手法。他在《白皮肤的黑人》中表达的嬉皮士哲学思想为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为我自己做广告》中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奠定了梅勒再创辉煌的基础。

在《白皮肤的黑人》(1957)一文中,梅勒把自己以及当时的许多年轻人称为嬉皮士,即社会的叛逆者、“生活在美国夜生活狂野西部的边境居民”。他把这种生活状态,或者生存哲学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其过分注重自我表达和崇尚暴力的嬉皮士精神受到许多批评家的严厉批评,比如凯特·米莉特在

《性的政治》一书中称之为“猖獗的个人主义”。他当时的行为和这篇著名的（或者臭名昭著的）文章也使他再次名声大振。而《为我自己做广告》中梅勒首次使用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也为他后来创作的《夜幕下的大军》（1968）以及其他重要作品找到了恰当的叙事手法。

20世纪60年代，梅勒创作的小说《一场美国梦》（1965）和《我们为什么在越南》（1967）仍然没有让他恢复小说家的美名。让他扬眉吐气的是他对于实事进行报道的新新闻体作品，尤其是为他同时赢得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夜幕下的大军》（1968）。另外，让他不时见诸报端的还有其他一些个人和社会事件，比如1960年他于暴怒之下在舞会上刺伤他的第二任妻子阿黛尔·莫里斯的行为，以及1969年他近乎堂·吉珂德式的纽约市长的竞选活动都使他成了美国报章杂志的中心人物。可以说美国的20世纪60年代成就了诺曼·梅勒，而诺曼·梅勒也在某种程度上为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文化生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20世纪70年代对于诺曼·梅勒来说仍然不是小说的时代，然而它对于梅勒来说仍然是意义非凡的。他总能把自己融入到美国重大的政治文化事件中，成为重要的观察者、参加者和记录者。正如威尔弗雷德·席德所说的那样：“美国走到哪里，梅勒就走到哪里。”阿尔弗雷德·卡津则更加具体地说：“梅勒是美国思想意识的一个如此有趣和值得宣扬的部分……他决不属于那个总是觉得被伟大的美国现实排除在外的少数群体。他置身于这个现实之中并出现在它的方方面面。”

梅勒在70年代的社会文化活动像在60年代一样具有传奇色彩。有的事情为他招致了骂名，有的则为他带来了荣誉。他一生中最懊悔的事情之一就是对于杀人犯杰克·亨利·阿伯特的帮助。他帮助阿伯特出版了狱中信札，并四处奔走为他办理了假释手续。然而，几个星期后阿伯特却再次因杀人入狱。诺曼·梅勒因此成为众矢之的。他对于个人主义和暴力行为的浪漫主义态度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另外，他对于女性的大男子主义态度和对于性以及生殖行为的浪漫主义思想，使他成为60和70年代如火如荼的女性主义运动的敌人。1971年他还与女权主义激进作家杰曼·格里尔在纽约市政厅关于女人、性等问题进行了辩论，并于同年出版了《性的囚徒》（1971）一书。此外，他还对美国阿波罗11号的登月事件进行了个人化的跟踪报道，

并出版了《月球之火》(1970)一书。杀人犯盖瑞·吉尔莫的行刑事件使诺曼·梅勒的艺术创作在70年代再攀高峰。他把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社会各个阶层对此事件的反响,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追踪采访进行艺术处理,生动感人地在他的非虚构小说《刽子手之歌》中再现出来。批评界对该书进行了高度的赞扬。琼·迪迪安在《纽约时报书评》中说:“我认为除了梅勒没有人敢写这本书。”1979年他因为《刽子手之歌》再次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

80年代以后的梅勒也在不停地进行着小说创作,甚至在2007年1月他还出版了描写希特勒早年生活的小说《森林中的城堡》,也在不停地对美国的时事政治发表着看法,比如对于伊拉克战争和布什政府的批评,然而,其影响力却再不如当年。应该说,诺曼·梅勒属于美国的20世纪60和70年代。

2007年11月梅勒因病去世后,批评界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其实,梅勒的朋友彼得·汉密尔(Peter Hamill)早在1973年梅勒办完50岁生日晚会后就对梅勒做出了如下中肯的评价:“他是我们最好的作家,这并不是说他是最好的新闻记者,也不是说他是最好的电影制作者。他是这个国家迄今为止最无法归类的作家。他的生活一直处于边缘地带:挑衅、危险、骚乱不安、功与过兼具、浪荡与重生并存。”

的确,诺曼·梅勒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多面人。他不仅是当代美国的杰出作家,他还是嬉皮哲学的定义者、反越战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纽约市长的竞选者、女权主义运动的敌人。他也是电影制作者、好莱坞电影演员、业余拳击手、玛莉莲·梦露的爱慕者、愤世嫉俗的瘾君子、杀人犯的朋友。他曾经刺伤自己的妻子,收费举办50岁的生日宴会并在宴会上大放厥词,还曾经在竞选纽约市长时把支持他的大学生叫做“猪”。他极其欣赏有才情、有勇气、有存在主义思想的敢作敢为者,哪怕是杀人犯。因此他保释了杀人犯杰克·阿伯特(Jack Abbott),并为他出版了狱中信札;他激情澎湃地为杀人犯加里·吉尔摩(Gary Gilmore)创作了《刽子手之歌》;他对刺杀杰克·肯尼迪总统的凶手奥斯瓦尔德深表理解,甚至以同情的口吻为他创作了《奥斯瓦尔德的故事》。同时,他还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一个孝顺的儿子、慈爱的父亲、让他的妻子们又爱又恨的丈夫。他的个性充满矛盾。他的行为近乎惊世骇俗。他几乎成了美国20世纪60和70年代的一个文化现象。他的每一次个人活动,或者他所参与的每个社会文化事件都会因为他的存在而登上媒体的头版

头条。文学批评家约翰·奥尔德里奇(John Aldridge)认为梅勒的信条就是笛卡尔名言的另类改版:“我冒犯,因而我存在。”希拉里·米尔斯(Hilary Mills)评价说:“他的激进主义和他本质上的中产阶级特性、他的好斗与他的文雅、他的多次离异与他的家长意识、他对于权力的批评与他想参与其中的愿望、他作为普通大众的蛮横姿态与作为小说家的严肃风度使他成为当代美国社会的重要人物。”玛丽·迪尔伯恩(Mary Dearborn)也在关于梅勒的最新传记《梅勒传》(1999)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的一生既有令人炫目的成功,也有崩溃的时刻、暴力的时刻、尴尬的时刻,还有不少的著作。这些著作反映了、有时候似乎引起了战后美国各种各样的文化变革。”

可见,诺曼·梅勒既是聪明的又是愚笨的、既是成功的又是失败的、既有高峰也有低潮、既温文尔雅又崇尚暴力、既具左派思想又有保守倾向。他一直野心勃勃,对美国社会充满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然而,诺曼·梅勒在美国文化、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决不仅仅因为他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参与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不仅仅因为他获得了两次普利策文学奖和一次国家图书奖。他代表了美国的时代精神,承袭了美国伟大的文学传统。他的生活体验和文学作品反映了他对美国社会强烈的责任感。梅勒的政治思想导师和朋友吉恩·马拉奎斯对梅勒的评价也许最为恰当:“诺曼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作家。”批评家内森·斯科特在他的《三个美国道德家:梅勒、贝娄、特里林》(1973)一书中,把梅勒称为“我们的惠特曼”、“美国意识的代言人”。

诺曼·梅勒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证明他无愧于这样的评价。

诺曼·梅勒的创作思想

在诺曼·梅勒长达60年的创作生涯中,他最为关注并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美国战后的极权主义倾向、嬉皮士哲学思想和美国的科技发展。他和美国的激进主义政治家亨利·华莱士一样,认为二战后的美国正在逐步走向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梅勒在作品中把这种法西斯主义称为极权主义。在他看来,极权主义的本质是:“泯灭个性、多样性、异议、极端的可能性、浪漫的信念,它钝挫人的洞察力、减弱人的本能反应、消除人的过去。”它是一种建立在控制与颠覆基础之上的,与自然的多样性、差异和个性相对

立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状况。它的目的是消除个性、歪曲人的自主意识和经验,主张集体意识、集体信念和集体行为。极权主义社会所造就的不再是独立的公民,而是体制化了的集体公民。他们的经验是经过极权主义者批准与认可而形成的,他们的意识是一致的。他们是极权政府和它的代言人通过军事、政治和科技等外部机制,控制和玩弄于股掌之间的、丧失了自我身份和独立意识的机械的、无生命力的、墨守成规的、梅勒所谓的“集体人”或“乌托邦人”。

梅勒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风尚、一种精神,它表现为多种形式。其中,最突出、最有影响力、对人的自我意识和体验最有颠覆性作用的,是体现在政治、军事、经济等组织机构中的极权主义。梅勒认为极权主义不仅表现在组织机构中,还体现在建筑物的结构形状上。梅勒在《总统文章》(1963)一书中说,美国的建筑物像美国的公民一样铁板一块,毫无个性:

我们的家居房屋看起来就像监狱,监狱看起来像是医院,医院看起来又像学校,学校看起来像是豪华的酒店,豪华的酒店似乎又与航空集散站混淆难辨,而航空集散站又与市府大厦难以区分……甚至新建的教堂看起来又像娱乐中心……

这种毫无特点、形式与作用完全脱节的建筑物在梅勒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在《月球之火》(1970)中,当梅勒对载人宇宙飞船中心进行描述时,他写道:“……像一个停车场又平坦又干燥,在走过门卫进入大门的那一刻,你无法确定是在走进一个装有时尚的电脑和电子设备的工业联合体,或是在通过一个新式的最低安全限度的监狱;你无法知道是在参观一个最大的保险和金融公司……或是……做放射性研究的最新和最好的医院……”而在《夜幕下的大军》中,梅勒把五角大楼描写成“像水母或一簇藤壶一样没有特点”。而它的职能就像“企业的高教会派”。它非常完美地代表了“集体人和它的文明”,因为“这座建筑的每一方面都是无名的、单调的、厚重的、可以互换的”。这种埋没个性、消除差异、割裂形式与职责之间联系的建筑物,在梅勒看来也是美国的权力机构墨守成规、毫无创造性的极权主义思想的体现。

此外,梅勒甚至认为美国20世纪60和70年代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解放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极权主义的表现,因为许多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男人与女人之间没有本质差异。他在《性的囚徒》(1971)一书中进一步指

出,同性恋和雌雄同体的性行为都是否认男性-女性两极性别关系的、同质化的、非自然的、极权主义的性形式。而且,他认为那种依靠科技手段进行避孕、流产的行为也是压迫性的、不人道的、破坏女人与创造生命之间的神秘联系的非自然力量,因此也是极权主义的。因为对于梅勒来说,极权主义在本质上是与自然相对立的。梅勒在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观点当然遭到了女权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凯特·米莉特是其中最为激烈的一个。她在她的博士论文《性的政治》(1970)中就用了一章的篇幅对梅勒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梅勒认为,极权主义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它构成了20世纪美国比较普遍的社会生活状况。因此,梅勒几乎在他的每一部小说中都探讨了极权主义的问题。比如,在他的第一部小说《裸者与死者》(1948)中,极权主义通过卡明斯将军和克罗夫特中士这样的权力狂热分子表现出来。再如《北非海岸》(1951)中的政府爪牙豪林沃斯、《鹿苑》(1955)中的电影界巨头泰皮斯、《一场美国梦》(1965)中代表多种神秘控制力量的凯利和黛博拉、《我们为什么在越南》(1967)中的公司领导拉斯蒂以及《刽子手之歌》中来自“东部的声音”等都是梅勒心目中的极权主义者。这些极权主义者总是设法剥夺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经验,消除人的个性与身份意识,把他们变成戴安娜·特里林所谓的“均质化”的人,即梅勒所说的“集体人”或“乌托邦人”。《鹿苑》中的演员露露·梅耶斯以及《月球之火》中的宇航员等都是这样的“集体人”。露露·梅耶斯的明星形象完全是由高级摄影棚炮制出来的,是机械的和死气沉沉的;而宇航员则是由美国航空航天局严密训练出来的,具有“机器心理”的半自动化的、托马斯品钦所谓的“合成人”。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已经像机器一样被完全程序化了。然而,在梅勒的小说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类人,如《鹿苑》中的马里恩·费耶、《一场美国梦》中的罗杰克、《我们为什么在越南》中的D. J. 以及《刽子手之歌》中的加里·吉尔莫等。他们不愿意轻易放弃自己的个性成为极权主义的俘虏。因此他们以各种极端的方式,反叛传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体系。梅勒在他的《为我自己做广告》(1959)一书中把这样的人称为“白皮肤的黑人”或“嬉皮士”。这种具有反叛性格的“嬉皮士”和他们所代表的生存哲学是诺曼·梅勒作品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

梅勒认为二战后的美国文明已经衰落,具体表现为美学上的贫穷、生态

学上的灾难和不公正的战争与浪费。人们时刻面临着两种死亡威胁：一种是核战争，这是相对来讲较快的死亡方式；另一种是墨守成规，这是一种抑制任何创造力和抵制本能反应的慢性死亡。在这样危险和压抑的生存环境中，美国人民感受到的是“无根的道德荒原”，“遭受的是未被承认的恐惧”。苏珊·桑塔格表达过与梅勒同样的悲观情绪：“我们生活在两个同样可怕，但似乎是相反的命运的不断威胁之下：永远的平庸和令人难以想象的恐惧。”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梅勒认为人们只能有两种选择：成为嬉皮士或做一个传统保守的人。前者是社会的叛逆，是“生活在美国夜生活狂野西部的边境居民”，后者则刻板守旧，“束缚在美国社会的极权主义组织之中”。对于梅勒来说，成为嬉皮士才是美国人抵抗极权主义、克服恐惧心理并且保全自我的正确选择。梅勒在他发表于1957年的《白皮肤的黑人》中指出：

如果说20世纪人们的命运就是要与死亡为伍……那么生活所给出的唯一答案就是接受死亡的条件，把死亡当作生活中时刻存在的危险；脱离社会，生活在无根状态之中，踏上满足自我反叛需要的未知旅途。简而言之，无论生活是否是罪恶的，这个决定就是要鼓励自身存在的变态心理，去探索经验的领域。在那里，安全是无聊的，因此是病态的；一个人存在于现在，存在于那个没有过去或未来、没有记忆或明确计划的、无边无际的现在；一个人必须继续他的生活直到他被击败，在生活中他必须通过所有大大小小的勇气危机与自己的能力赌博，必须与那些困扰他的无法预料的情况赌博……

不难看出，本能需要对于嬉皮士来说是弥足珍贵的生活元素，而勇气、反叛精神和暴力手段则是保证实现本能需要的必要条件。梅勒认为美国的黑人身上体现了嬉皮士的这些特质。因为美国的黑人“两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极权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边缘地带……任何希望生活下去的黑人，他们的生活从第一天起就必须与危险相伴。对于他来说，不可能有任何随意的体验，没有一个黑人可以在大街上漫步，而毫不担心暴力的降临”。对于美国黑人来说，生活就是一场战争，时刻面临着危险和暴力。他没有过去，也无暇顾及将来，拥有的只是短暂的现在。他要遵从身体的本能反应，及时行乐。爵士乐就是他的生存状态、他的怒吼、他的快乐、他的欲望和绝望；性高潮是他人生最高体验的表现形式；暴力和死亡则是近在咫尺的伴侣。他们的生存状态

因为独特的社会身份而呈现出一种悲剧式的狂欢效果。梅勒认为“嬉皮士汲取了黑人的存在主义精神”，因此可以被称为“白皮肤的黑人”。他们代表了梅勒的理想，是梅勒用以反抗美国战后极权主义压制的完美形象。这也许就是诺曼·梅勒为什么对杀人犯加里·吉尔默和杰克·亨利·亚伯特如此感兴趣的原因。这也许就是诺曼·梅勒为什么那么喜欢拳击、与人争执、辩论的原因。这也许正是诺曼·梅勒最具争议的核心所在。虽然这种嬉皮士精神对于泯灭自我、消除个性与差异、企图把个体变成“集体人”的极权主义具有强大的抵抗力量，但是这种精神确实有违传统的道德规范，具有明显的偏执狂和精神变态的倾向。嬉皮士精神与极权主义的思想意识构成了梅勒小说中一对相生相克的二元对立体。

诺曼·梅勒对美国社会一直十分关注的另一个现象是科技的发展。在梅勒看来，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无孔不入，在极大程度上控制了人们的生活和大脑。梅勒在《夜幕下的大军》中表达了他对于科技发展的总体看法。他认为，科技不同于文学。科技与神秘和欲望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它的目的是控制。不难想象，对于崇尚本能、赞美欲望与暴力的梅勒来说，科技对于人们的生活和心态健康来说是有害的。梅勒几乎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表达了他对于科技的批评态度。比如，他在小说《一场美国梦》（1967）中，表达了对避孕套的批评。他认为避孕套是科技对于人体的直接入侵。它割裂了人们的精神与性体验之间的关系，破坏了男人与女人之间和谐、自然的联系，阻碍了性与生殖之间的神秘纽带。因此，必须被取缔。在小说《我们为什么在越南》（1967）的第二章，他通过主人公之口表达了他对于晶体管录音机的批判：

上帝，阿门！阿门！啊，这就是那个上帝，直接滑进我们的体内，作用于造物主的内脏。因此不及蝙蝠的睾丸大小的微小的晶体管录音机，居然就可以使百万精灵在那个录音机愚蠢的针头上翩翩起舞。脱氧核糖核酸、核糖核酸，对吗？它把所有的东西都记录下来，把联邦调查局堆积如山的档案像碎纸一样储存在一个猫屎般大小的盒子里……它在把我们每个人的情况录制成一个总的录音记录……把你曾经想过的每件事情和你的心脏收缩、心脏舒张、尿道和肛门情况都录制下来，还有你神圣的直觉和泄殖粘液，它把所有的东西都永远录制在一小块缩影胶

片上。

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梅勒对于晶体管录音机的批评态度。他认为晶体管录音机把“百万精灵”、“脱氧核糖核酸”、“核糖核酸”、“联邦调查局堆积如山的档案”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神圣直觉”和“泄殖粘液”都永远浓缩、录制在了一起,使人分辨不清人与物、神圣与卑微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一切东西都被高科技统一化了,失去了神秘与个性。他对于科技的批评在《月球之火》(1971)中达到了巅峰。他把人类的登月行为本身看成是理性冷漠的科技对于浪漫神秘的诗性的巨大胜利。他把阿波罗 11 号宇宙飞船看作某种神秘的力量。同时,梅勒还把它称为象征着毁灭力量的“神圣的海中怪兽”、“美杜沙的头颅”和“麦尔维尔的莫比·迪克”。因为在梅勒看来,科技的发展不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什么美好的希望,运载火箭的升空只不过是亚哈船长追逐莫比·迪克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其结果也许只能是毁灭。他把阿波罗 11 号的宇航员和在发射基地工作的科技人员描写成为被科技掌控的“大众人”。他们的语言是由行话、科技术语和缩略词组成的。这种机械的科学语言虽然消除了不必要的误解和意义的含混,但是,在梅勒看来,它们使一切浪漫、神秘,或者任何个性的表达变得不再可能。

诺曼·梅勒对于美国战后极权主义的深切关注和后现代社会高度工业化现象的激烈批评,以及他的应对策略——嬉皮士精神,都反映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梅勒看来,艺术家肩负着救美国民众于水火之中的英雄般的重任。他在《野人和基督徒》(1966)一书中曾经强烈地呼吁美国作家的职责就是“使一个国家认清自己”。这种强烈的、高度自觉的社会责任感使他的种种缺点显得微不足道。这也许就是他的朋友爱他,连他的对手也喜欢他的主要原因。

诺曼·梅勒的艺术手法

如果说诺曼·梅勒的创作思想证明了他是美国当代社会“一个不可缺少的文化声音”,那么,他的艺术手法则证明了他美国当代文坛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作家。

二战后的美国社会发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越南战争的爆发、载人宇宙飞船的升空、总统的被刺、女权主义运动的蓬勃兴起、电子传媒的迅猛发